

第一部分

漢魏樂府古辭

朱鷺*

朱鷺，魚以烏。〔路譬邪〕鷺何食？食茄下。不之食，不以吐，將以問諫者？

〔朱鷺〕朱色的鷺鳥，是鼓上的裝飾。〔以〕同已。〔烏〕讀爲『歎』。歎，嘔也。〔路譬邪〕都

是表聲的字，無意義。漢『饒歌』常有『聲』和『辭』相混雜的例（說見本書前言），本篇是其中之一。〔茄〕古『荷』字。『荷下』暗指魚。〔問諫者〕『問』就是贈與。古代有所謂『諫

鼓』，人臣有事向君主進諫就擊鼓。『諫者』指來擊鼓進諫的人。

* 這是詠鼓的歌，鼓上的裝飾作朱鷺銜魚形象（用鷺鳥爲裝飾的鼓直到隋朝還有，見『隋書：樂志』）。歌辭大意是說：朱鷺已經把魚嘔出來了，鷺鷥吃什麼？本來是吃魚的呀，現在不把魚吃下，又不吐掉，是要送給諫者吧（贈送禮物是表示敬意，敢諫之士是值得尊敬的人）？『禽經』所謂『朱鷺不吞鯉』，就是因這種鼓飾產生出來的傳說。

戰城南*

戰城南，死郭北，野死不葬烏可食。爲我謂烏：『且爲客豪，野死諒不葬，

腐肉安能去子逃？』水深激激，蒲葦冥冥，梟騎戰鬪死，驚馬徘徊鳴。〔梁〕築室，何以南〔梁〕何北一作何以北，禾黍而一作不穫君何食？願爲忠臣安可得？思子良臣，良臣誠可思，朝行出攻，暮一作莫不夜歸。

〔我〕詩人自稱。〔客〕指死者。〔豪〕讀爲『謬』，就是『號』。古人對於新死者須行招魂的

禮，招時且哭且說，就是號。詩人要求烏先爲死者招魂，然後吃他。〔激激〕清也。〔冥冥〕幽

也。〔梟騎〕就是驍騎，良馬也，喻戰死的英雄，也就是指上文的『客』和下文的『忠臣』。

〔梁〕此篇和下篇四個『梁』字似均爲表聲之字。〔築室〕指土木工事。〔何以南〔梁〕何北〕言那

些服工役的人爲何也像兵士南北徵調呢？壯丁都不能在鄉從事生產，自然禾黍不能收穫了。

〔忠臣〕指戰死的軍人。『願爲』句是說那些應役築室而南北奔走勞苦致死的人，即使願意痛快地戰死，落個忠臣名號還得不着呢。〔良臣〕指善於謀畫調度的大臣。假如有良臣，縱然免不了打

仗也可以少些死傷啊。

* 這是詛咒戰爭的詩。

巫山高*

巫山高，高以大。淮水深，難一作深以逝。我欲東歸，害〔梁〕不爲？我集

無高曳，水何〔梁〕湯湯回回。臨水遠望，泣下霑衣。遠道之人心思歸，謂之何！

〔以〕猶『且』。〔逝〕速也。〔深以逝〕就是深且急。〔害〕音曷，何也。〔集〕止也。此句

是說：我要東歸，爲什麼又不歸呢？因爲淮水深急，我停在水邊，沒有篙楫助我渡過啊。或疑『集』是『今』字之誤，因爲用古文寫起來兩字形狀相近。〔高曳〕當爲『篙棧』。『棧』同槎，楫也。〔湯湯回回〕都是奔流之貌。

* 這是遊子懷鄉的詩。身在蜀土，東歸不得，假想臨淮遠望的光景。

有所思^{*}

有所思，乃在大海南。何用問遺君？雙珠璫瑁簪，用玉紹繚之。聞君有他心，拉雜摧燒之。摧燒之，當風揚其灰。從今以往，勿復相思！相思與君絕！雞鳴狗吠，兄嫂當知之。〔妃呼豸〕秋風蕭蕭晨風颼，東方須臾高知之。

〔問遺〕贈與也。『何用問遺君』就是說拿什麼送給你呢？〔簪〕古人用來連接冠和髮髻，橫穿髻

上。簪長一尺，兩端懸掛珠玉等飾物。『雙珠璫瑤簪』是簪的兩端各懸一珠。〔糾緜〕纏繞也，掛珠的練，用玉裝飾。『妃呼稀』是表聲的字。〔肅肅〕即颼颼，風聲。〔晨風〕鳥名，就是鷓鴣，和鶴子是一類，飛起來很快。〔颼〕疾速。〔高〕讀爲『皜』，東方皜就是東方白。

* 這是情詩，敍女子要和她的情人斷絕，下了決心，但回想起當初定情時偷偷地相會，驚雞動犬，提心弔膽的光景，又覺得很難斷絕，究竟絕不絕呢？她說：等天亮了，天日自會照徹我的心。

上邪*

上邪！我欲與君相知，長命無絕衰。山無陵，江水爲竭，冬雷震震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與君絕！

〔上〕指天。『邪』音耶。『上邪』猶言『天啊』，指天爲誓。〔相知〕相親也。〔命〕令也，使也。從『長命無絕衰』以下是說不但要『與君相知』，還要使這種相知成爲永遠，除非天地間起了亙古未有的大變化，一切不可能的變爲可能，如高山變爲平地等等，咱們的交情纔會斷絕。

* 這也是情詩，似和上篇有關聯，有人認爲應合爲一篇。兩篇是同一女子的話，上篇考慮和情人斷絕，欲決未決，這篇是打定主意後的誓辭。

雉子班*

『雉子，班如此！之于雉梁。無以吾翁孺，雉子！』知得雉子高蜚止。黃鵠蜚，之以千里王可思。雄來蜚從雌，視子趨一雉。『雉子！』車大駕馬滕，被王送行所中。堯羊蜚從王孫行。

〔雉子〕就是小野雞。〔班〕同『斑』。老雉呼喚小雉，誇讚他羽毛斑斕好看。〔之〕往也。

〔梁〕和『梁』通。『之于雉梁』就是說去到野雞可以吃梁粟的地方。〔無以吾翁孺〕『吾』應作

『倍』。倍，迎也。『翁孺』指人類。老雉囑咐小雉對於人類無論老少都要避着點兒。〔蜚〕同

『飛』。老雉知道小雉被人捕得，趕緊高飛來到。〔黃鵠〕是一種大鳥，能遠飛。〔千里〕『樂府詩集』

『千里』兩字誤合成『重』字，據『樂府古題要解』改正。『之以千里』是說一飛以千里計

算。〔王〕讀去聲，就是旺。『王可思』是說氣力旺盛可慕。雉飛行不快，力又不長，所以羨慕黃

鵠。〔滕〕通『騰』。騰，馳也。〔王送〕應從莊述祖校改作『生送』，就是活生生地送去。

〔行所〕是天子所在的地方，也可以稱『行在』或『行在所』。〔堯羊〕讀爲『翱翔』，古音近。

〔王孫〕指獵獲雉子的貴人，和雉子同在車上。飛隨王孫也就是飛隨雉子。

* 這詩寫雉鳥親子死別的哀情，三次呼喚『雉子』，語調感情大有分別，第一個『雉子』是愛撫，第二是叮囑，最後是哀呼。

（以上鼓吹曲辭：漢魏歌）

公無渡河 *

公無渡河，公竟渡河。墮河而死，當奈公何！

〔公〕對男子長者的尊稱。〔無〕禁止之辭，和『毋』相同。

* 這是漢樂府裏最短的歌辭，和最長的『孔雀東南飛』同是寫夫婦殉情之作。『樂府詩集』把這篇附在『相和六引：箜篌引』下。據『古今注』，朝鮮津卒霍里子高一天早起撐船，見一個『白髮狂夫』，不顧危險，橫渡急流。他的妻追來攔阻不及，夫墮河而死，妻亦投河自殺。自殺前彈着箜篌唱出這幾句哀歌。子高的妻麗玉因而創造了『箜篌引』之曲。

江南 *

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！魚戲蓮葉間。魚戲蓮葉東，魚戲蓮葉西，魚戲蓮

葉南，魚戲蓮葉北。

〔田田〕蓮葉盛密的樣子。

* 這首是採蓮歌，歌詠在良辰好景中嬉游的樂趣。『魚戲蓮葉東』以下可能是和聲。『相和歌』本是一人唱，多人和的。

東 光*

東光乎？倉梧何不乎？兩乎字一作平
倉梧多腐粟，無益諸軍糧。諸軍遊蕩子，
早行多悲傷。

〔東光〕東方明也。〔倉梧〕地名，通常寫作蒼梧，今廣西省梧州。〔不〕即『否』字。開頭兩句

是說：東方亮了罷？倉梧為什麼還不亮呢？〔腐粟〕在倉裏腐爛了的糧食，古人以粟爲黍稷粱秫的總稱。倉有腐粟言糧多，吃不盡。

〔諸軍〕指漢武帝元鼎五年征南越的軍隊。當時各軍從江西、湖南、貴州出發，以番禺爲目的地。其中一路取道蒼梧。〔遊蕩子〕離家在外遊於四方的人稱『遊子』或『蕩子』。

* 這詩反映從征南越軍人的悲怨之情。武帝征南越，當時臣民多不願意，朝廷雖以關內侯的高

爵來鼓勵，也激不起從軍的熱情。元鼎五年的大出兵，所徵發的多半是罪犯。行軍所經多是南方卑濕之地，所謂『瘴鄉』，如不是土著，沒有不以為苦的。這詩開頭說『東方明』，『蒼梧不明』，便是早晨瘴霧濃厚，不見太陽的光景。所以結尾又說『早行多悲傷』。中間兩句是說儘管蒼梧有吃不盡的糧，對於諸軍是毫無用處的。因為蒼梧這麼遠，道路這麼艱難，誰知道能不能順利到達呢？強迫人民從事侵略戰爭，人民當然不會有戰鬪的熱情。

薤露 *

薤上露一本露上有朝字，何易晞！露晞明朝更復落，人死一去何時歸！

〔薤〕植物名，葉細長，像韭菜。〔晞〕乾也。〔落〕謂露降。

* 這篇和下篇『蒿里』都是挽歌，出殯時挽柩人唱的。

蒿里 *

蒿里誰家地？聚斂魂魄無賢愚。鬼伯一何相催促！人命不得少踟躕。

〔蒿里〕古代迷信的說法，人死後魂魄聚居的地方，名為『蒿里』，又名『薨里』。『蒿』就是

『薨』，也就是『槁』，人死則枯槁，故名。又名『下里』，因為假想的蒿里是在地下。（『鬼伯』古代迷信說法中拘人魂魄的鬼卒。）

* 『薤露』和『蒿里』都是東齊產生的謠諠，『蒿里』比『薤露』更普遍些。宋玉『對楚王問』說：有人唱『下里』（就是蒿里），幾千人和着他唱，等他唱『薤露』，只有幾百人和他。崔豹『古今注』說『薤露』是王公貴人出殯時用的，『蒿里』是士大夫庶人出殯時用的。

烏 生 *

烏生八九子，端坐秦氏桂樹間。喈我！秦氏家有遊遨蕩子，工用睢陽彊，蘇合彈。左手持彊彈兩丸，出入烏東西。喈我！一丸即發中烏身，烏死魂魄飛揚上天。阿母生烏子時，乃在南山巖石間。喈我！人民安知烏子處？蹊徑窈窕安從通？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，射工尙復得白鹿脯。喈我！黃鵠摩天極高飛，後宮尙復得烹煮之。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，釣鉤尙得鯉魚口。喈我！人民生各各有壽命，死生何須復道前後？

〔喈我〕是鳥的哀鳴。（『喈』，歎聲。『我』是語尾助詞。）

〔遊遨蕩子〕就是蕩子，『遊』，

『遼』、『蕩』是同義字，古詩裏常有這種重複。（睢陽疆）睢陽是春秋時代宋國地方，疆是硬

弓。『闕子』書裏載有一個故事，說宋景公時有工人九年造了一把強弓，弓成而死。（蘇合

西域香名，用多種香料合成。『蘇合彈』就是用蘇合香和泥做成彈丸。這兩句是說弓精彈貴。

〔出入〕猶『往來』。（南山）即終南山，秦嶺的主峯，在長安的南邊。（人民）指人類。（蹊

徑）即狹路。（窈窕）幽深貌。（上林苑）在長安西南，其中多養鳥獸，供天子遊獵。（脯）乾

肉，這裏用作動詞，是說射得白鹿來製脯。（死生）末二句說天壽有命，死亡遲早不足計較，因

『死』而連帶提到『生』，生字無意義。

* 這詩先敘烏慘死，次敘烏自責藏身不密，然後轉念世情難測，善於藏身的魚、鹿、黃鵠也不免遭人毒手，最後委之天命。

平陵東*

平陵東，松柏桐，不知何人劫義公。劫義公，在高堂下，交錢百萬兩走馬。
兩走馬，亦誠難，願見追吏心中慚。心中慚，血出漉，歸告我家賣黃犢。

〔平陵〕在長安西北七十里，漢昭帝葬處。古代墳地上常種松、柏、梧桐。平陵東邊樹木茂密的地

方，就是『義公』被刳去的地方。『義公』義是形容字，和『饒歌』裏的『悲翁』之『悲』，『孔雀東南飛』裏的『義郎』之『義』用法相同。『高堂下』似指官府，義公被官府所刳，勒索財物。現錢百萬加上兩匹『走馬』（善跑的好馬）就是官府索取的賄賂或贖金。『惻』痛也。錢和馬不容易籌措，看見吏人追逼，心裏實在傷痛。『漉』涸竭也。『血出漉』言其痛苦。『賣黃犢』賣小牛來湊足應交的钱。

* 這詩寫官吏貪暴。有人拿王莽時翟義的事附合這篇詩（翟義事見『漢書：翟方進傳』），與詩意不合。

陌上桑 *

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。羅敷喜一作善蠶桑，採桑城南隅。青絲爲籠係。桂枝爲籠鉤。頭上倭墮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細綺爲下屣，紫綺爲上襦。行者見羅敷，下擔捋髭鬚。少年見羅敷，脫帽一作巾著幘頭。耕者忘其犁，一作耕鋤者忘其鋤。來歸相怨怨，但坐觀羅敷。一解。

〔隅〕方也。北回歸綫以北地區見太陽東升稍偏南方。〔秦羅敷〕秦是當時普通的姓，『羅敷』也

是當時女子習用的名。編唱這個故事的人隨便給女主人翁這麼一個名字，不一定實有其人。

〔自名〕自道其名，『初學記』作『自言名羅敷』。〔範〕簾子。〔係〕繫物的繩子。〔倭墮〕即『委佗』或『婀娜』，美好也。〔明月珠〕是大珠。古人穿耳戴珠，做裝飾。〔細〕赤黃之色，就是杏黃。〔綺〕有花紋的綾子。〔襦〕短襖。〔下擔〕放下擔子。〔髢〕口上鬚。〔幘頭〕即綰頭，是包頭髮的紗巾。古人以絲或麻織品束髮然後加冠。帽大約是戴在綰頭之上的，『脫帽著幘頭』是說除下帽子，僅著綰頭。這是少年自己街耀的態度。〔坐〕因也。以上二句是說耕者、鋤者歸來互相抱怨，祇因為看羅敷採桑，誤了工作。一說，因為男子們癡看羅敷，愛慕羅敷，引起妻的憤怒，回家後發生詬誶。這也是可能的。此種叙寫的作用是襯托羅敷的美。

使君從南來，五馬立踟躕。使君遣吏往，問是誰家姝。『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為羅敷。』『羅敷年幾何？』『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頗有餘。』『使君謝羅敷，寧可共載不？』羅敷前置一作致辭：『使君一何愚！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夫。』二解。

〔使君〕是對太守或刺史的稱呼，最早見於『後漢書：寇恂傳』。

〔五馬〕古代諸侯駕車用五匹

馬，漢太守也用五馬。『五馬立踟躕』是說使君的車停止不進。（問是誰家妹）是使君給吏人的

命令。下文『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為羅敷』是吏人的回覆。（『玉臺新詠』註云：一作『答云秦氏女，且言名羅敷。』）以下三句是使君和吏人的問答。『使君謝羅敷，寧可共載不？』是吏人代使君問羅敷的話。〔謝〕問也。〔寧〕問辭，猶其也。〔一何〕猶何也。『一』是語助字。

『東方千餘騎，夫婿居上頭。何用識夫婿？白馬從驪駒，青絲繫馬尾，黃金絡馬頭，腰中鹿盧劍，可值千萬餘。十五府小史，一作吏，二十朝大夫，三十侍中郎，四十專城居。爲人潔白皙，鬢鬢頗有鬚，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趨。坐中數千人，皆言夫婿殊。』三解。

〔上頭〕行列的前端。〔用〕以也。〔驪〕純黑的馬。〔鹿盧〕滑車。通常寫作轆轤。古代長劍之

首用玉作成井轆轤形。〔府小史〕太守府裏的吏人。〔朝大夫、侍中郎〕都是官名。侍中在漢

朝是加官，就是在原官上特加的榮銜。〔專城居〕是說爲一城之主，如州牧和太守。〔鬢鬢〕長貌。白面長鬚是當時男性美的標準。〔盈盈、冉冉〕都是美好而遲緩的樣子，形容貴人的步法。

『公府步』和『府中趨』等於今人所謂『官步』。『公府』是三公之府，『府中』指太守所居。

〔殊〕秀異出衆也。

* 這是敘事歌曲。朱熹『語類』指出這篇歌辭的諷諧性，並認為羅敷的夫婿就是使君。這意見是值得注意的。羅敷故事似從秋胡故事演變，從悲劇變為喜劇。王筠『陌上桑』云：『秋胡始停馬，羅敷未滿箱。』就把兩事牽合在一起。本篇共分三解，『解』是樂歌的段落。

長歌行

青青園中葵，朝露待日晞。陽春布德澤，萬物生光輝。常恐秋節至，焜黃華葉衰。百川東到海，何時復西歸？少壯不努力，老大徒傷悲！*

〔晞〕見前『薤露』篇。

〔陽春布德澤〕

『陽』是溫和，『陽春』是露水和陽光充足的時候，露水

和陽光都是植物所需要的，都是大自然的恩惠，即所謂『德澤』。

〔焜〕猶熯，色衰枯黃貌。

* 這詩說萬物盛衰有時，人應該及早努力。

仙人騎白鹿，髮短耳何長！導我上太華，攬芝獲赤幢。來到主人門，奉藥一玉箱。主人服此藥，身體日康彊，髮白更黑——一作髮白復還黑，延年壽命長。*

〔髮短耳何長〕是想像中仙人的形象，現在圖書裏的『壽星老』還是這樣子（耳長向來被認為仙壽

之相，『抱朴子』說『老子耳長七尺』。〔太華〕山名，就是西嶽華山，傳說中神仙常住的地方。〔攬〕採取也。〔芝〕菌類，古人以爲靈草，吃了可以長壽。〔赤幢〕指赤色芝草，芝像車蓋，車蓋亦名幢。

* 古樂府裏有些祝頌歌辭，多言神仙長壽，本書祇鈔此篇備格，其餘概不入選。

峩峩山上亭，皎皎雲間星，遠望使心思，遊子戀所生。驅車出北門，遙觀洛陽城。凱風吹長棘，天天枝葉傾。黃鳥飛相追，咬咬弄音聲。一作黃鳥鳴相追，咬咬弄音聲。竚立望西河，泣下沾羅纓。*

〔峩峩〕高貌。〔皎皎〕明也。〔思〕悲也。〔所生〕指父母。〔凱風〕南風。〔棘〕棗樹。

〔天天〕盛貌。『詩經：凱風』篇云：『凱風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天天，母氏劬勞。』以凱風吹棘，比喻母親撫養兒子，這裏意思相同。〔黃鳥〕鳥名，今名『黃雀』。〔咬咬〕鳥聲。以黃鳥追鳴比喻兒子的感情，也是本『詩經』。〔纓〕冠上的兩根索子，可以在領下打結，使冠穩固。末二句『竚立望西河，泣下沾羅纓』是和吳起的事作聯想。吳起戰國時代衛國人，離國時和母親訣別，說：『不爲卿相不復入衛。』後來母死，終不歸。吳起曾做魏國西河的守將，後來被迫離開西河，臨去時流下眼淚。